

第十九回 二小姐驚驚喜喜說幽心 兩尚書真真假假討情面

詞曰：

冷暖幽心俱悄悄，暗痛私疼，不許他人曉。一旦春花遇春草，自應細細啼春鳥。
只道相逢剛湊巧，台接衡連，情面輕輕討。誰知都是沒相干，空惹許多煩惱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紅絲小姐，前因管雷止她不去，包管沒禍。又說如不信，請至舍一看便明。今又因哥哥卜成仁見她不到管家去代嫁，十分驚慌。因暗想道：「此事若管雷之言果真，固可以全我婚姻之大禮。倘管雷之言涉謬，豈可哥哥威逼之實。何況管雷有請我至舍之言，何不借此去看個明白，也可放心。設或不然，當再作區處。且此時往來，於婚禮無礙。」主意定了。又見卜成仁著急，遂許他一往。因差人知會管公子，竟悄悄的一乘小轎，抬到管侍郎家來。此時管雷聞信，已與管小姐打點停當。見卜小姐到了，接入後廳，方才請她下轎。早有許多侍妾，前前後後簇擁入去。入到深閨秘閣之中，忽見又許多侍妾簇擁著一位小姐，在那裡拱立相迎。

卜小姐遠遠望見，吃了一驚，不知何人。困她心靈性慧，又有了管雷的前言，忽悟到管小姐原來未死。因笑嘻嘻，就象認得的一般，忙趨上前說道：「姐姐遊戲入神，竟不顧愚人驚死那。」管小姐見卜小姐才會面，即參透其微，深服其穎悟敏捷。因笑答道：「雖是一番遊戲，只怕驚姐姐不動，何敢稱神。」卜小姐道：「小妹傳聞縱未驚死，今日驟然識面，難道不要喜死麼！」管小姐道：「深感姐姐今日見面之喜死，早救了小妹未見面之想死，真僥倖也。」二人大喜，拱讓入室，分賓主對拜。拜畢，坐定，侍妾送上茶來。卜小姐早看見管小姐，生得：

花樣清臞柳樣肥，裁雲帶月湊腰圍。

慢言想象渾如渴，秀色餐來早不饑。

管小姐也看明卜小姐，生得：

鶯般嬌媚柳般妍，眉蹙堪增笑可憐。

料想人間閨閣少，多應天上滴仙來。

二人互看分明，各各愛慕不已。卜小姐先說道：「姐姐好作用耶。此雖家兄愚不量力，妄作天姝之想，自作還應自受，然所受亦已苦矣。無論從前被嚇幾死者數次，即至今尚驚魂未定，累小妹幾幾為受辱之事，而姐姐竟深閨享安貞之吉，以待佳期，真好作用耶！敬服，敬服。」管小姐道：「此舉雖小妹之過，然非此則令兄之威勢不可當，癡念不能止，故不得已而出。此空驚虛喝之罪，望姐姐恕之。」卜小姐道：「家兄憂死，而忽然得生；小妹待辱而一朝獲免，感激已自不勝，何敢言罪？」管小姐道：「小妹自愧不能韜隱，浪得虛名，以招實禍。怎如姐姐秘窈窕於河洲，潛幽貞於睢鳥。若非答聘玉支璣一詠流出，胡麻縱漁父能尋，亦不知桃源深處，別有一天，已恨當面錯過。今忽相逢，真夢想所不能到，何幸如之。」卜小姐道：「小妹原係無才，實非韞玉。即前玉支璣一詠，小妹只認做家庭塗抹。誰知為家兄所賣，竟獻之國士之前，又流入閨宗之目，愧且不知，又何知其為答聘。後家兄獲罪姐姐，自分必死。妄聽人移花接木之謀，有求於小妹，說出從前。小妹方知家兄暗以小妹為香餌，欲長孫吞小妹之鉤，吐出姐姐，以遂其蝦蟆之想。彼雖假途，實非真念，然小妹名節已被其喪盡矣。今聞長孫歸娶，畏禍本身，又欲執前之假，為今之真，以求苟免，竟不念小妹之名節為何物。及小妹不從，又苦求父命來壓，使小妹無可奈何，只得如落花飛絮而來，已擯飄泊不能自主。不料姐姐安然無恙，又使小妹得以自主，不輕受辱，真快事也。」管小姐道：「姐姐之快，以小妹尚存，於令兄無傷，嫁娶得以自主。敦知小妹既見姐姐如影戀形，如聲戀響，安忍再離。只恐又要生姐姐之不快，卻將奈何？」

卜小姐道：「不快者，不快矯強也。至於孤思依傍柔思，小妹株守香奩，無依無傍，今幸逢姐姐，倘蒙不棄，常使相親，則何快如之，姐姐為何反言？但恐花枝在前，幽草不敢言芳。明月居上，疏星自難再照，不知姐姐將何以教我？」管小姐道：「玉支璣之聘，雖或真或假，出於人事。然玉支璣答聘之詩，或有心或無心，則實有天意存焉。且聞英皇兩帝女，共媲美於虞廷。甘糜二夫人，實齊眉於先主。每每希心內美，千古無多。何幸屈指閨才，一時有兩。況色香相接，既得之比鄰，且緣分有因，安忍失之當面。在小妹既不肯自讓，在姐姐又何必多謙。自是一天好事，不識尊意以為何如？」卜小姐道：「女子有家，誰人不願。況良人又稱國士，安肯自失。但恐長孫借聘行聘，未必出於真誠。即家兄竊詩作答，不過行其詭詐，實於婚姻之禮不相符合。況長孫奉旨歸娶者姐姐也，小妹突出分奉箕帚，縱姐姐私膠木之量，置之不校，在長孫未免贅疣相視，烏乎可也？」管小姐道：「長孫篤信人也。明知行聘是虛，獨賴姐姐這一首答聘詩，死也不敢還出，則其屬意此詩可知也。既屬意此詩，豈不願意做詩之人。然而不敢明言者，因先有小妹婚姻之約，不忍負心。又以姐姐門媚太高，不敢妄想。然揣度其私心，則未有不展轉反側，而殷殷愛慕者。今尊公大宰，既肯認假以為真，則長孫自將錯以就錯，而遂其心矣。姐姐何必相疑？」卜小姐道：「長孫若不嫌貌陋，姐姐又賢德相容，家父又喜牽絲幕，小妹何人，敢過於推調。但思婚姻大禮，不宜苟且，以辱關雎之雅化，尚望姐姐為小妹主持。」管小姐道：「姐姐賦姿既美且才，而德性又正靜溫和，若不棄嫌，小妹願結為姊妹，日相晤對，則平生之大快也。至於長孫歸娶，誓必雙飛雙宿，決不獨自於歸，有負此盟，天地不容蓋載，不識姐姐以為何如？」卜小姐道：「蒙姐姐以此垂憐，無論結義，直勝同胞矣。感激不盡，更有何言。」二人說得投機，俱各大喜。一面治酒款待，說說笑笑。不獨管小姐留住不放，就是卜小姐也不願言歸，一連住了三日。

兩小姐在閨中留戀一毫不覺，惟卜成仁不知何故，急得抓耳撓腮，叫侍妾來探聽。卜小姐打發回來，不容入去。卜成仁摸不著消息，更加著急。卜小姐此時已與管小姐結成姊妹，二人俱是十八。管小姐長一月為姐，卜小姐小一月為妹。卜小姐見哥哥著急，因辭管小姐道：「小妹蒙姐姐真誠相待，一刻也不忍離。但慮愚兄著急，只得要回去安慰他。」管小姐道：「賢妹回去安慰令兄，只宜力保其無他，斷不可說出愚姐不死，恐傳聞於長孫之耳，不能察其真情。」卜小姐道：「此意小妹曉得。」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兒女天生多俏心，俏心能淺又能深。

說來除了知音聽，明月蘆花沒處尋。

卜小姐回到家中，卜成仁來問。卜小姐安慰道：「此事委曲甚多，一時難言，哥哥也不必細問。」

哥只管放心，妹子可以力保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妹妹既肯力保，諒非騙我，我為兄的心已放下八九。但不知長孫榜眼歸娶時，妹妹還是嫁他，還是不嫁他？」卜小姐道：「嫁也不可，不嫁也不可，哥哥總不必問，只包管哥哥無禍便了。」卜成仁聽見妹子說話朗烈，方才歡喜去了。自此之後，連卜小姐也安心以待長孫尚歸娶不題。

卻說管侍郎奉旨往海上封王，因爭禮不屈，被留了八九個月。後服其持正，方優禮遣還。及歸，海上又遭風濤之險，故往來將有年半，方回至京師復命。朝廷嘉其有功，進升尚書。管灰思家之極，又聞知長孫尚中了榜眼，已奉旨歸娶，一發要回。因此告病，一連上了三疏，方准給假歸程，俟病痊復任。

管灰得了旨意，忙打點歸程。滿朝文武都與他歡喜。獨有卜尚書有些著忙，恐他歸去，聞知女兒逼死之信，安肯甘休。與其後日挽回，不如今日相求。因盛設酒筵，又說賀喜，又說送行，又請了王相公來相陪，就求他在中間說合，情願獻金贖罪，只求恕他兒子卜成仁之死。

不期管侍郎一到京，早有人報知他女兒為卜成仁威逼的死信，雖不深信，未免也吃一驚。及到衙門，家人報知是嚇卜成仁之計，實未死，愈服女兒之妙用。

忽見卜尚書慇懃來請，知是為此；恐不應承，他急了又下毒手，便欣然而往。賓主相見過，又請王相公來相見。相見畢，略敘幾句閒文，就拱請上席，歡然而飲。飲至換席，王相公方邀了管尚書到一間書房中，悄悄說道：「今日卜塚宰之席，雖為老先生賀喜榮歸，然實有一件萬不得已之苦情，要懇求老先生開恩赦罪，情願以千金為酬，自不敢說，故托學生代為請命。不識老先生可肯念同列台衡，再推薄分，寬容一線否？」管尚書假意驚訝道：「不知何事這等要緊？且先求教，方可酌議。」王相公道：「卜塚宰令郎卜成仁，一向慕令愛窈窕賢淑，再三為苻菜之求，此老先生所知也。不幸為三詩所誤，自求不遂，轉成就了敝門人長孫尚之婚。他心不服，往往多方苦求，雖說有之，然尊府之閨閣深沉，揆情度理亦不過驕橫於外，實不能親入於內，而妄加荼毒也。後來令掌珠不知為著何事，遂猜為威逼而然。若果然威逼，令公子雖然年少，未必無言，卻從無片紙到縣存案，而道路之口，卻轟傳不能禁止。卜塚宰恐老先生歸時，誤聽以為實，歸罪其令郎，私心甚懼，故借杯酒陳情，求老先生細細加察。倘注誤中有一線可原，欲求老先生念其獨子之苦，曲赦其辜，則感恩不淺矣。」

管尚書聽了，故作沉吟道：「原來家庭又有此變，雖弱女遭禍，未免痛心。然死者不能復生，即瀝血申冤，亦於死者無益。況卜老先生與晚生有同官之雅，何敢以我之痛心，復為彼之痛心。今蒙老太師賜教，即情罪真確，亦不敢復較矣。」此時卜尚書正在房外竊聽，聽見管尚書說得慷慨，滿心歡喜。忙走進來，叫人鋪下紅氈，深深向管尚書拜謝道：「多蒙開赦小兒，此恩此德，天高地厚矣。」管尚書忙忙答禮道：「女兒一死，其事甚小，怎敢勞老先生如此屈體？」卜尚書道：「義有所感，禮自生焉。恩不能忘，報所必至。王老太師所云千金為壽，即當奉上，決不食言。但只是還有一事奉求。」管尚書道：「小女之死生，非貨利之可贖，厚惠何敢當。但不知有何事見教？」卜尚書道：「老先生高懷智識，看破一切，故於事作特達之觀。但恐長孫榜眼，少年情重，未免苛求。學生已懇之王太師，以師生之誼，再三囑托矣。倘傀儡消之不盡，尚望老先生推天地之量，廣日月之仁，再為一解，則小兒之生，實洪恩再造矣。」管尚書道：「學生既相忘於無言，諒長孫無忝亦未必多口，老塚宰請放心。」卜尚書聽了大喜，謝了又謝。因復請上席，席終散去。

卜尚書暗暗送了千金與管尚書，管尚書登時退還，哪裡肯受。卜尚書見管尚書不受，疑惑起來，復央王閣老來見管尚書，說道：「卜公一芹，者先生拒而不納，莫非有他意麼？」管尚書道：「既蒙老太師賜教，怎敢復有他意。但思小女薄有權術，以卜公子之粗豪，未必能制小女於死命，其中只怕尚有可笑。容晚生回去，同貴門生回覆了歸娶之旨，則老太師自然明白矣。」王相公大驚道：「令愛之變，血衣血刃皆有人見，相傳確矣，安有他疑？」管尚書道：「若是是真，晚生亦安於命，必不二三。求老師慨諭卜塚宰，萬無多慮。」王相公見管尚書說得斬截，方才半信半疑的去報知卜塚宰不題。正是：

耳聞眼見皆雲確，怎敢輕言不是真。

到得雙雙歸娶後，方才巧妙說佳人。

管尚書回覆了王相公，在京無事，方才遣牌而歸。按下不題。

卻說長孫尚奉旨歸娶，知管小姐為卜成仁威逼而死，痛恨不勝。只待歸娶無人，便好上疏請命，將卜成仁抵償。又慮著離家日久，管小姐又死，母親無人料理，不知安與不安。在路上思想一回，悲痛一回，十分不快。又慮著原係貧居茅簷草舍，聖旨到了，無處供奉，衙役人等，無處安頓，甚是躊躇。將近青田，將聖旨並從人儀仗，俱安在三十里外一個館驛中。先自便服私行到家，來見母親。只愁母親饑寒消瘦，心下惶惶。不期一跨到門，早有管家的老僕接著。及走入內室，只見母親服飾華美，顏色豐腴，倍於往日。又有管家僕婦隨侍，滿心歡喜。俯拜伏於地道：「兒不孝，棄親遠遊，一時功名牽絆，不敢急歸，所賴你媳婦管小姐，曾應承代養，稍稍放心。後聞其遭變，只慮母親淒涼消瘦，日夜憂心。今見母親安康如故，真感天不盡，但不知是誰供給？」祖夫人忙挽他起來道：「聞你已繼書香，我心甚喜，不覺前愁盡釋。你若問起是誰供給……？」因啼噓位下道：「好個賢孝媳婦，只恨你我沒福消受，致她守你之貞節，罹卜成仁之慘禍。她在日慇懃供給，還說圖後來相見。最痛心者，她殺身不顧，尚托她結義的姊妹來代她奉養我。我兒你細想一想，從古以來，曾有幾個如此賢孝的媳婦，叫我如何思想得了。」說罷，不覺淚下如雨。長孫尚聽了，早一交跌倒在地，哀哀大哭道：「管小姐！管小姐！怎生我長孫尚面上，用情如此之深，叫我殺身也難報你萬分之一。」

祖夫人忙叫僕婦扶起，再三寬慰道：「死也不能復生，哭之何益。但你既已僥倖，惟有為她報此深仇，方可少申一念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報仇之事，自不待言。但此仇切齒，即將卜賊斷首剖心，亦不能消其毫毛。」因問管小姐靈柩，不知已葬，還是在家。祖夫人道：「不聞出葬，想是在家。」長孫尚聽了，遂對母親道：「祭尊之禮，一時等不得，孩兒且去撫棺先拜一拜，少展悲哀。」遂忙忙走到管家來，早有人報知管雷。管雷忙出來接著，就要請他拜見。長孫尚忙搖手道：「且慢。可先引我到靈柩前一拜。」管雷此時已受了管小姐之戒，不許說破。遂不推辭，竟引他到停棺的小廳上來。長孫尚一進廳門，早望見一棺在上，旁列血衣血刃，不覺傷心。遂拜伏棺前，大聲痛哭道：「小姐呀！小姐呀！你一個千秋才美淑人，何為我長孫尚一貧寒不肖，竟輕身不顧至此耶！此恩此情，雖粉身碎骨，不能補報。今惟有手誅卜賊，以展血誠。終身不娶，以明無負，要再返魂，實無計耳。」一回訴位，一回哀號，只哭得天慘慘，日陰陰。只因這一哭，有分教：再續鸞膠，重開笑口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